



欧 阳

故人传消息，说家乡计划中的高铁在崇山峻岭之中已经开工有年，但通车尚需时日。不过，尽管高速公路便捷，高铁未通，因绿皮车已罕见，坐火车的人还是不少，“和过去的列车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进步了很多。”

进步了吗？

上世纪 80 年代念大学的时候，我每年都要走几次号称奇迹的成昆线，印象最深的是冬日。从北京出发，一路不正是雪原就是灰色的天空和平原，也许是家乡情结吧，翻过秦岭入川便能感觉到有生动的绿意，可叹蜀犬吠日，天色依旧是灰暗，直到列车穿过沙马拉达隧道才真正有题目的青翠山野和刺眼的万里蓝天。也许是天神美意，数年来与高天白云的相约从未错过。

几十年后忆起这些，恍惚间有点梦幻的感觉，间或还寻思，也许是有这样的心结，所以幻梦为真了。于是，几年前我特意选择了白天的车，又行成昆线。

很遗憾，车过沙马拉达我没有惬意，天蓝如故，但山却不再青翠，曾经密植的松树稀疏了，那些松林还没霸占的缝隙也因“落后”布满杂树野草，但现在斑驳了，山峦被不同的色块分割，不知道是庄稼地还是荒芜的黄土，记忆中润泽的气息在烈日下干涸燥烈……

当然，荒山野地可能不干进步什么事儿。现如今咱高铁无敌，比之当初的绿皮车，进步有目共睹。记得早先成昆线上有过像地铁车厢似的客车，双开门，门开得像城里的地铁宽广，猪牛羊都可以轻松被赶进去，箱内顺窗两排座，无座有扶杆，后来不知道是因为箱内太

进步有多少意思

插画：李法明

战老兵中我惊讶地发现，黄欣、南纪舜、李一农、宗干、李明、来越、杨社、何萍、贾秉勋，这些当年永安街 3 号的伯伯们个个都是老革命，且经历不凡。我努力唤醒尘封的“画面”，无奈那一张张曾经熟悉的脸，却因年轮的变幻而显得模糊。究竟是岁月的沧桑，还是命运的波折，让他们光彩“暗淡”，光荣“蒙尘”？时过境迁，唯觉自己欠了他们每一位，一份深深的歉意，这份歉意，缘自一名无知少年者的追悔，缘自一名和平受益者的愧疚。

细细翻阅手中的资料，那一章章一页页记录下的不仅仅是作为符号的人名，而是一个个有血有泪，有情有义的人生。我的耳边是 70 多年前隆隆的震天炮火声，我的眼前是一个个青年战士勇往直前的身影。他们青葱年少，稚气未脱，却已然扛起了刀枪，辗转于浓烟滚滚的战场；他们心系家国，忠肝义胆，肩负起了民族解放、驱除日寇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曾这样静静地守着永安街 3 号，恬淡地生活，默默地承受。哪怕人生的失落，命运的多舛，都无法改变他们对生活的达观，对民众的良善，对未来的信念。

经历了战火与硝烟，面对云遮雾绕，那份节制情感的蕴藉从容，那种天然的自我净化力，岂是我辈所能参悟？那时，年少无知的我，只将平淡视作平庸，将谦逊视作怯懦。事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机缘巧合，我又一次走近这些身边的英雄，去探寻他们的生平，去触摸他们的灵魂，去仰视他们的品格。恨不当初，能静静坐在他们身旁，握住他们苍老却有力的手，注视着他们爬满皱纹却仍神采奕奕的脸庞，听他们娓娓道来那些远比文字要精彩的故事。

时间是一江忘川水，唯有不死的精神是这河上的渡船，载着永恒的记忆奔腾向前。当暴雨不再是内心的阴影，当暗礁不再是前行的羁绊，还有什么能够击垮他们？永安街 3 号里的十位老兵，就是十座精神的丰碑，就是十艘不沉的航母，他们沉默着，也是一种力量，孤独着，也是一种坚韧，平淡着，也是一种气象，回望过往，感慨良多，谨填一词，奉上这份迟到的敬意：

乌夜啼

永安街上层楼，

聚英侯。

御寇八载皆是擎天手。

命多舛，

梦犹守，

志难酬。

先辈几多成古，

月如钩。

当年的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丁玲，亲自为《中国妇女》杂志设计版式，她的设计清新简洁，有着大方质朴的气质。她还在杂志发表散文《秋收的一天》，倾诉心路历程：“自从来到了延安，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集体的生活我以为是我很相宜。我虽说很渺小，却感到我的存在，我还能不快乐吗？”

“鲁艺”美术部主任江丰等青年美术家创作的木刻版画，作为杂志的插画栩栩如生。无论是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还是支持丈夫参战、保育儿童，画面都充溢着朴实而厚重的气息。难怪后人评价说，解放区的木刻版画艺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不仅增色了《中国妇女》的独特风格，也留下了抗战时期珍贵的艺术史料。

泛黄的纸页，竖排的繁体，些许模糊的字迹……艰苦战争岁月中的《中国妇女》，上能知国家时局民族大义，下能解妇女大众生活之忧，铁骨铮铮又柔情绵绵，引领方向又贴心陪伴，是抗战时期最有权威影响力和最受妇女群众喜爱的杂志。

穿越 76 载风雨，她从抗战炮火中走来，风云跌宕又历久弥新。

一份迟到的敬意

广敏



身边的致敬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福州市永安街立起了一栋三层小楼，四周还修了一道围墙，蓝底白字的门牌上写着：永安街 3 号。这个院子共住了十户人家，居者南腔北调，虽来自五湖四海，却相处和睦。不久，“文革”爆发，这个“大家庭”悄然解体，十户人家下放的下放，进牛棚的进牛棚，无一幸免。小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邻居伯伯们的革命经历，甚至作为“红小兵”的我也曾经对这些“走资派”敬而远之。

今年，适逢抗战胜利 70 周年，在寻找抗

轻人说，垵树是棵树王，她引出垵前垵后的千棵树、万棵树。

国家兴亡，“匹妇”有责

金箔



巾帼伟绩 可歌可泣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进程中，中国妇女作出了巨大贡献。1939 年 6 月 1 日创刊于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妇女》杂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本妇女期刊，也是抗日根据地影响力最大的妇女刊物。

毛泽东同志挥毫题写刊名并赋《四言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奋斗，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望云此。编之作，仁看风行。”毛泽东、朱德以及中央妇委会领导人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都曾为杂志撰稿。

1940 年 7 月，女作家端木露西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蔚蓝中的一点黠蓝》一文，提出妇女不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应回家做“贤妻良母”，并号召妇女要“在小我的家庭里，安于治理一个家庭”。此文一出即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关于妇女是否回家的大论战。

邓颖超在《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撰文《关于〈蔚蓝中的一点黠蓝〉的批评》，并转载于《中国妇女》杂志。文章针对“妇女回家”论和“贤妻良母”论进行了激烈批判，并“号召中国家庭妇女做抗日的先锋模范——做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

邓颖超的一番分析，如警钟长鸣，亦在当时的妇女界赢得共鸣：“抗战需要更紧、更深、更大动员的时候，每个中国好男儿，都应走上疆场去杀敌，每个中国好女儿，都应牺牲‘小我的家庭幸福’，接替男子许多工作的岗位……”

国家兴亡，“匹妇”有责！邓颖超的振臂疾呼，经由《中国妇女》杂志的广泛传播，成功引领了社会热点讨论的走向。

出版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过，每人限 3 首（篇）以内；参赛形式有现代诗歌，散文诗，旧体诗、词、赋等。参赛者可通过组委会邮箱（zhongguomengldm3@126.com）进行投稿，也可邮寄至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中国工人出版社 609 室，中国职工诗词协会办公室收（邮编 100120），投稿日期截至 2016 年 3 月底。赛后，获奖及入围作品将集结为《第三届“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获奖作品集》（暂定名），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沉下身去，在自然之中深呼吸，用意念去“搬”，在心境澄明之间，收集到的终是一瓶空灵美好。

古人饮花露，屈原《离骚》早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饮的是神仙气，图的是心灵的干净、快活。然天地之间的花露毕竟有限，就在日头喷薄欲出、红尘滚滚之前，太仓促了。

民间有玫瑰花露的做法，将玫瑰放入水中清洗，砂锅中的水煮，花色变白，汤有红色，加入蜂蜜。

蔷薇露，古人取其花，浸水以代露。唐代冯贽《云仙杂记·大雅之文》里说：“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熏玉蕤香后发读，曰：‘大雅之文，正当如是’。”那时候的净手焚香，已到了顶礼膜拜，出神入化的地步。足见唐宋年代，对一篇文章和背后那个写字人的敬重。

当然，饮花露，终是绕不开酒。我到外地访友，席上有“花露酒”。闻听此名，感觉一半是露水，一半是火焰，但花露酒入口绵甜、醇厚，色微黄，存放日久，呈透明的琥珀色，绵中藏刚，后劲十足，我喝后有明显欲仙之感，有点类似于绍兴的女儿红。

有浅露，亦有重露。“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布衣粗疏的简单生活，日子过了八月十五，露水越来越重，凝结在花上的，当然为花露；凝结在狗尾草草上的，便是草露了。

俄罗斯美术作品展在京举办

本报讯 8 月 26 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俄罗斯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俄罗斯国立博物馆与展览中心共同主办，文化教育基金会协办。

展览展出了俄罗斯 12 家重要艺术机构的反法西斯题材经典藏品 76 件，展览创意在

革发展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涌现出的劳动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体现工会工作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反映新形势下工会工作的新局面。

本届大赛分为现代诗歌组和旧体诗词组，每组分别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另设优秀组织奖若干。大赛组委会将邀请著名诗人、评论家、作家等组成评审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参赛的全部作品进行评选，获奖作品均颁发获奖证书。

参赛作品须为原创，且未曾在任何公开

花露

王太生

花露，花上的露水。牡丹，或者芍药，名贵花叶上凝结。

张岱《夜航船》记述：“杨太真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热，凌晨，至后苑，俯花口吸花露以润肺。”可以想象，杨贵妃当年以胖为美，在宫中饮酒纵歌，一场游戏，一场宿醉，醉人花丛，以手攀枝，微张樱桃小口，花枝一阵乱颤，以花露解渴。

花露，一开始就与酒有关。头一天晚上，老酒吃多了，口干舌燥，头重脚轻，若换到我等俗人，哪有雅兴去饮那花上露水？早晨起来，咕咕咕，一通牛饮。顶多吃一碗清粥或泡饭，抵饥、解渴，再“叭叽、叭叽”，嚼咸菜，萝卜干。

花露，多生成于夏秋两季，晨昏旦夕，昼夜温差，水汽凝结，太阳一出来，清风一轻摇，璞然纷落，迅即风干蒸发，喻示美好的物象，存世短暂。

江南人家有收集花露浸茶的习俗。《浮生六记》中，芸娘在“夏月荷花初开时，以纱撮茶叶少许置花心，天明取出，以泉水泡饮”，那少许多新茶，大抵是碧螺春，姑苏临太湖，明前茶是有的，茶泡前，先以花露浸润嫩芽，茶遇水，香气在紫砂壶中袅袅释放。

荷叶上的水珠，当然算是花露。夏伏天，我到乡下看野荷，和朋友坐在荷塘边，面对一张铺展恣肆的硕大荷叶，看一枝红荷蹿出，几颗露珠似滴非滴。

还有牵牛喇叭花。我到徽州看风景，清晨在粉墙黛瓦的古村散步，山间昼夜温差大，水汽凝结。一户人家小院的门头上，垂挂着一缕

垵 树

江旺明



荫蔽后世

那棵树高高耸立于我们垵门前稻场边。远看，看不到我们垵，却能见垵那棵树，如同我们看不到月宫，却能看清月中的那棵树一样。我们垵因那棵树而得名，垵里人习惯叫她垵树。

垵树很古老，就是我奶奶也说不清先有垵还是先有树，说不清她经历了几朝几代。垵树的故事很多，抗日战争时期，故事更为动人。

一个阴雨连绵的春天，垵树梢上啦啦啦飘起一面红色门帘，像一面迎风招展红旗，旗子旁边棍子支起一只鱼篓，那鱼篓极像土蜂在树上筑的窝巢。看到如此讯号，当时躲藏在山里的共产党员、游击队长江传民知道，是炮楼里小鬼子又要到垵侧小河里钓鱼。江传民与大家一起合计，决定趁小鬼子钓鱼放松警惕的时机，狠狠教训小鬼子一下。他们一个个从树林里钻出来，见四名鬼子将枪架河岸上，坐在旁边，举着雨伞，持钩竿钓鱼，大家心里

第三届“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周倩）由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主办，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国职工诗词协会承办的第三届“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已于近日启动。本届大赛面向全国征稿，以省市工会或大型企业工会为单位参赛，职工个人也可自由参赛。内容将契合“中国梦·劳动美”主题，聚焦改革，引导广大职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工人阶级伟大品格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推动全社会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赞美在国家改



我们之所以迷茫，明知是脑子饿了，却只会拼命的喂肚子。

赵春青 画

河北梆子《子弟兵的母亲》晋京慰问演出

本报讯 8 月 20 日，河北省平山县河北梆子剧团，满载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在驻京某部演出了大型河北梆子现代戏《子弟兵的母亲》，慰问 9 月 3 日将举行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阅兵部队。

该剧再现了“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爱国拥军的光辉事迹和献身精神。阅兵部队的官兵被戎妈妈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许多人

泪流满面，剧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演出结束后，北京军区副政委、阅兵部队副总指挥王健将军和总参政治部原副主任贾雪阳将军接见了全体演员，并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当王健副总指挥高声提问：“有信心圆满完成阅兵任务吗？”剧场官兵齐声回答：“有！”回声铿锵，震耳欲聋，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李耿成）